

中國回族研究

第一輯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回族研究所编
兰州穆斯林教育基金会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回族研究

第一辑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回族研究所编
兰州穆斯林教育基金会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银川

K281.3
5
:1

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回族研究所编
兰州穆斯林教育基金会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区党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5 字数：300千

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27—00672—7 / K·87 定价：4.80元

126000

中国回族研究编委会

顾问：（依姓氏笔划为序）

马生俊 杨志玖 曹 仁

主编：（依姓氏笔划为序）

马明达 邱树森

编委：（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国勇 马 通 马寿千 马明达 刘迎胜
伍贻业 李松茂 杨怀中 余振贵 邱树森
林 松

执行编辑：（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万录 杨作山

封面设计：邢士元

外文目录：华 涛

目 录

发刊词..... (1)

穆斯林哈刺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

——突厥语部族伊斯兰化开始原因初探..... 华 涛 (3)

元代的回回人..... 杨志玖 (11)

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 陈得芝 (19)

赛典赤家族入华时间考..... 邱树森 (28)

高克恭事迹考论..... 马明达 (38)

论回族航海家郑和..... 范金民 (56)

从王岱舆到刘智的启示和反思

——17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潮..... 伍贻业 (68)

刘智思想初探..... 李松茂 (83)

清末回族外交官杨枢..... 王希隆 (90)

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 刘迎胜 (93)

回族风俗习惯的形成与演变..... 丁国勇 (125)

陕西回族史上的几个问题..... 王宗维 (137)

近代史上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马寿千 (151)

北京牛街穆斯林的形态、心态和动态..... 林 松 (158)

回教传入中国诸说及其批判

——关于隋开皇年间说..... [日]田坂兴道著 张学锋译 (174)

中国苏菲派的“道乘”..... [法]约瑟夫·弗莱彻著 耿昇译 (183)

征稿启事..... (157)

· 补白 ·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回回食品..... 贺兰山人 (193)

126827

STUDIES ON THE HUI NATIONALITY

June, 1991

NO.1

CONTENTS

Foreword	(1)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Muslim Kharluqs and Arqus	Hua Tao (3)
Hui-hui People of the Yuan Period	Yang Zhi-jiu (11)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Hui-hui People of the Yuan Period	Chen De-zhi (19)
On the Time of Arrival of Sayyid Ajalls in China	Qiu Shu-sen (28)
Gao Ke-gong and His Career	Ma Ming-da (38)
Zheng He--A Chinese Muslim Navigator	Fan Jin-ming (56)
From Wang Dai-yu to Liu Zhi: the Islamic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17th-Century China	Wu Yi-ye (68)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of Liu Zhi	Li Song-mao (83)
Yang Shu--A Chinese Hui Diplomatist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Wang Xi-long (90)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secular Culture of the Hui-hui People (13th-18th Centuries)	Liu Ying-sheng (93)
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e Hui People: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ing Guo-yong (125)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Hui People in Shan Xi Province	Wang Zong-wei (137)
Struggle of Hui People against the Imperialists in Modern China	Ma Shou-qian (151)
Chinese Muslims at Niu Jie (Ox Street) : their Appearances, Thoughts and Activities	Lin Song (158)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ates of Introduction of the Islam in China: Was it in K'ai-huan (581-600) years of the Sui Dynasty?	Kodo Tazaka (174)
	(Tr.by Zhang Xue-feng)
Les Turuq soufies en Chine	Joeph Fletcher (183)
	(Tr.by Geng Sheng)
Announcement for Contribution	(157)
Filler	
The Foods of Hui-hui People in "Ju-jia bi-yong shi-lei quan-ji" (a Handbok for Daily Life)	He Lan Shan Ren (193)



《中国回族研究》编委会

回族研究是正在发展中的一门学科。我们编辑出版规模较大的论文集《中国回族研究》，目的是为了反映国内回族研究的新成果，在回族研究和民族研究的同行中进行交流，互相切磋，增进了解，对国内回族研究的开展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

回族研究是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组成的国家，回族是祖国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回族历史相当悠久，其族源可以上溯到唐宋时代的“蕃客”、“蕃商”，到元明之际逐渐形成了回族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回族人民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祖国的昌盛，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回族人民曾经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近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人民革命事业中，回族人民更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回族也是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自从“回回先民”来到中原大地定居以后，特别是元代大批回回人入华以来，杰出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回族人民以惊人的智慧吸收和掌握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于是，独特的回族文化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回族人民用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著述的许多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航海学等方面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历史上回族人民对祖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开发，今天回族人民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忘我地劳动，都是我们要大书特书的。因此开展回族研究，对于弘扬回族同胞的优秀传统，阐明历史上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巩固中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

我国的回族研究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前辈学者曾经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本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等名著具有重要开创意义，其后白寿彝、金吉堂、杨志玖等先生也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前辈学者的许多论述、资料汇集与考订，为我们今天开展回族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回族史料广泛地加以搜集和整理，回族古籍重新整理出版，回族民间文学受到重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指导的新著问世，回族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历史已经进入90年代。回族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问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们向更深奥、更广泛的角度去探索。因此，回族研究必须向纵深发展。包括民族学、民俗

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有关的自然科学都应该进行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回族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否则，回族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还是难以形成的。《中国回族研究》将发表与回族有关的各学科方面的论文。文章不拘长短，关键在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新”字，文章要资料新、见解新、文风新。只有新，才能探索或解决过去没有触及过的新问题、新领域；只有新，才能避免在已经解决了的老问题上兜圈子；只有新，回族研究才能开创一个新局面。

现在从事回族研究的工作者遍及全国各省区，他们之中有的从事回族整体研究，有的则侧重于本地区回族的研究。回族在我国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各地区的回族除了共性以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我们重视对回族的整体研究，也重视对各地回族的个性研究。只有相辅相成，才能更准确地把回族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清楚。《中国回族研究》欢迎地区回族的社会调查、族源、民俗、历史等方面的文章。

《中国回族研究》以弘扬回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为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编委会欢迎各地广大作者、读者来稿来函，批评指正，我们愿意竭诚为广大作者、读者服务。

穆斯林哈刺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

——突厥语部族伊斯兰化开始原因初探

华 涛

蒙元时期东来的穆斯林逐渐形成中国的回族。对于这些东来的穆斯林以前的族属，有的历史文献泛称之为“回回人”、“木速蛮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等等，有的则进一步注明为某某地方的人，如“西域忽鲁木石氏”、“西域板勒纥城人”等等。就东来的突厥语族的中亚穆斯林而言，主要有“哈刺鲁”和“阿儿浑”两大族属①。

哈刺鲁即唐代文献中的葛逻禄。公元八世纪六十年代，他们从阿尔泰山西也儿的石河一带迁往西部天山地区，七十年代已成为那里的主要政治势力②。喀喇汗王朝时期，哈刺鲁人是王朝军事力量的主要成份。西辽入据西部天山后，镇压了这股力量。但哈刺鲁人仍在那里活动。蒙古兴起时，阿力麻里的哈刺鲁首领布札儿汗和他的继承人昔格那黑的斤，以及海押立的哈刺鲁阿儿思兰汗，投向了成吉思汗③。

阿儿浑已由现代学者确定为当时“系泛指今苏联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即吉尔吉斯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共和国一部地区及该地区的突厥部族”④。在十一世纪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这个名词用来指塔刺思和巴拉沙衮之间的地区⑤，该地区的人被称为“阿儿浑地区的人民”而未见“阿儿浑人”这一称呼⑥。这个地区曾是多少突厥语部族混杂驻牧之地⑦，喀什噶里著书时或许还可以区分这些不同的部族。蒙元时期，甚至更早，这些部族的名称逐渐消失，阿儿浑人成了他们统一的称呼。阿儿浑人和哈刺鲁人大致代表了西部天山地区绝大部份突厥语部众。

除了哈刺鲁氏和阿儿浑氏，蒙元时期回回人中还有以“谷则斡儿朵”⑧、“巴拉沙衮”⑨、“阿力麻里”⑩为姓氏的。这些地方是西部天山地区突厥语诸部的活动中心。以这些地名为姓氏的回回人，也应是突厥语诸部的一员。

西部天山地区突厥语诸部是公元十世纪开始皈依伊斯兰教的。目前存世的文献和天山地区长期流传的传说，都把这个开端和萨图克布格拉汗联系在一起。据十一世纪后期成书的《喀什噶尔史》⑪记载，萨图克幼年丧父。他的可汗父亲去世后，他的叔父继位，成了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年青的萨图克秘密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东来的穆斯林圣战者的援助下，打败了叔父，夺取了政权，建立起穆斯林喀喇汗王朝。这大约是950年前后的事⑫。另据伊本·阿

匝尔(1160—1234年)《全史》记载,伊斯兰历349年(960.3.3—961.2.19)约20万帐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⑬。学者们都认为这是指西部天山以北的游牧突厥语部众^⑭。

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族属,有的学者认为是哈刺鲁,有的学者认为是回鹘,尚无定论^⑮。不过,即便萨图克是回鹘人,哈刺鲁人也是喀喇汗朝最主要的部族和军事力量。而阿儿浑则是喀喇汗朝的主要地区之一。这些突厥语部众为什么皈依伊斯兰?公元十世纪上半期伊斯兰世界对这些部众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回族历史特别是哈刺鲁人和阿儿浑人历史时应加探讨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十世纪上半期不仅伊斯兰世界的东北,而且它的北面也有许多游牧突厥语部众向穆斯林靠拢,皈依伊斯兰^⑯。所以我们探讨的也是世界伊斯兰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就萨图克而言,他皈依伊斯兰教显然受到政治因素的推动。他要夺取汗位,需要政治上的盟友。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可以打出圣战的旗帜,争取大批穆斯林圣战者的支援,击败现任统治者。这些我们可以在《喀什噶尔史》中看到。但是假如仅仅是出于政治因素的推动,事过境迁,政治因素不复存在时,特别是与早先的同盟者发生冲突时,皈依者似乎又会因新的政治考虑而放弃伊斯兰信仰。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因素来解释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背景。而且,当时皈依伊斯兰的还有西部天山甚至更西地区的大批突厥语部众。推动这个历史潮流的应作为一种更深刻的力量。

二

研究十世纪哈刺鲁人和西部天山地区后来溶为阿儿浑人的其他突厥语部众对伊斯兰的皈依,缺乏比较直接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邻近地区古思突厥人的研究,达到我们的目的。在这方面,有一份珍贵的史料—伊本·法德兰旅行记^⑰。

伊本·法德兰是阿拉伯人^⑱,全名为艾哈迈德·本·法德兰·本·阿巴斯·本·拉施德·本·哈马德。生卒年月不清。公元921年,他作为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派往不里阿耳使团的一员,随使团经由中亚河中地区,前往不里阿耳,并记下了沿途所见所闻。

伊本·法德兰一行人前往的突厥语部族不里阿耳人建立的国家,其中心在今苏联伏尔加河(当时叫也的里河)和卡马河会流处,即今苏联喀山南。921年,不里阿耳君主的使臣抵达巴格达,向哈里发报告说自己已皈依了伊斯兰,请求哈里发派去学者和专家,传授伊斯兰教义和教法,派给专门人材,帮助建造清真寺,以便在全国各地宣传伊斯兰教。他还要求派人帮助修建堡塞,防范与自己敌对的国家。

哈里发欣然答应上述请求,派出了各种人员组成的使团。从伊本·法德兰自己的记载看,他的任务是向不里阿耳君主宣读哈里发的信,送交礼品,监管派去的教法家。

他们于伊斯兰历309年2月11日即公元921年6月21日离开巴格达。当时伏尔加河下游被可萨突厥人占据,使团无法北上高加索,经由可萨人境内前往不里阿耳。使团向西绕道拜占庭前往不里阿耳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只能向东绕道中亚河中地区,再西北行,前往目的地。他们经哈马丹(今伊朗西部)、马鲁(苏联土库曼境内),抵达萨曼王朝都城布哈拉,从布哈拉乘船前往萨曼的臣属花刺子模。922年3月初,他们离开阿姆河下游花刺子模的大城市玉龙杰赤,经过古思突厥人、潘查聂克人、巴斯吉儿人的游牧区,于922年5月12日抵达不里

阿耳首府。这次绕道旅行既漫长又艰苦。但正如历史上许多偶然的巧合一样，它给我们留下了有关那个时代中亚伊斯兰状况的可贵史料。对于本文来说，其中有关古思突厥人的记载尤为重要。

伊本·法德兰等人是随穆斯林商队离开玉龙杰赤的，他们不久即进入了古思人的辖境。我将旅行记中有关古思人的记载综述如下（每段末尾注明原抄本的叶数和行数）：

I 古思人是游牧民，他们带着毡房驻牧或迁徙（199 B：13—15）。

II 他们向别人的女儿、姐妹或其他人求婚时，送上（来自）花刺子模的衣装作为彩礼，也有用骆驼、牲畜或其他东西作彩礼的。如果对方（指男性家长）同意了，求婚人就马上把新娘带走（200 A：14—19）。

III 父亲去世后，长子可以把父亲的妻子作为自己的妻子，除了自己的生身母亲（200 A：19—200 B：1）。

IV 他们不大净，不小净。穆斯林商人或其他人不能当他们面大、小净，只有夜间他们看不到时才能做。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别人这样做是想让他们中邪。他们曾在水里遇到倒霉的事，在水里丢失过钱（200 A：3—4；200 B：1—3）。

V 他们中的病人无人接近。富有的病人被留在单独的帐篷里家人不接近他，邻居和奴隶都离开他，直到他死去或痊愈。奴隶或穷人生病，则被丢在沙漠中（201 B：2—5）。

VI 人死了之后，为他挖一个大坑，作为他的墓室。将他的衣物、耳环、腰带、弓箭和所有的钱都放入坑里，并放一枝木箭在死者手中，将死者安坐在坑内，盖上墓室。墓室上放有泥制的帐篷模型。然后杀一两百头牲畜，吃掉肉，留下头、尾、腿、皮，挂在墓旁的木头上。他们认为死者将骑着这些牲口去天堂。如果死者是杀死过人的勇士，那要按照他杀死的人数，雕刻人像，放在坟墓上。他们认为这些人是死者在天堂里的仆从（201 B：5—12）。

VII 任何穆斯林都不能穿越古思人的国土。但是当穆斯林从伊斯兰国家给古思人带去衣物，给他的妻子带去日用品，带去胡椒、黍、葡萄、核桃等等，交上一个古思朋友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古思朋友为他支起帐篷，赶来足够的羊，让穆斯林自己宰杀。这个穆斯林可以去古思人那里经商了（200 B：3—7）。

VIII 他们遇到难题或讨厌的事，就抬头对天说：Bir Tengri。这句突厥语的意思是：“唯一的天啊！”Bir是突厥语“一”；Tengri（腾格里）是突厥语“天”。然而他们并不信仰真主（200 A：1—2；199 B：15）。

IX 我听到古思人对过境的穆斯林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试图接近穆斯林，但他们不是真的信仰（199 B：18—200 A：1）。

X 有一次，一个古思人说“读给我听”。他喜欢古兰经，便对我们的翻译说：“叫他不要沉默。”又一次，这个人让翻译对我说：“问问这个阿拉伯人，我们的强有力的伟大的主有妻室吗？”我对此万分惊恐，高声说“赞美真主！”“真主饶恕！”那个突厥人也照我的样子高声说“赞美真主！”“真主饶恕！”突厥人习惯上每当听到穆斯林口念“赞美真主！”和“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就照样子念诵（200 A：11—14）。

XI 古思君主称叶护，他的继承人称Kudharkin（202 A：1—2）。

XII 我们遇到的第一位古思突厥人的首领是“小伊难”（小王）。他曾皈依过伊斯兰。

后来有人对他说：“你既然皈依了伊斯兰，那么你已经不能作我们的首领了。”于是他又退出了伊斯兰。我们（伊本·法德兰）抵达他那儿时，他说：“我不能放你们过去。我还未得到你们这事的通知。”我们跟着他，用一件价值10迪尔罕的玉龙杰赤甲袍、一段料子（做鞋子的料子？）、一些饼子、一把葡萄干和100个核桃赢得了他的欢心。我们把东西给他时，他向我们叩首。这是他们的礼仪。他们尊敬某人，就给某人叩首。（他和我们又讲了许多话。）最后说“Pakand”。这是花刺子模语“面饼”。我给了他一些饼子，他接过去，说：“走吧！我已经宽恕你们了。”（201A：10—15）

XII 之后，我们到达古思一军队长官的驻地。他名叫Atrak b. kataghan（阿塔刺·本·合塔干）。他为我们支起了突厥式帐篷，让我们住下。他有许多仆从和一些大帐篷。他赶来了羊让我们宰杀，赶来了牲口让我们骑。我们已经给他送上了礼品，有衣物、葡萄干、核桃、胡椒、大麦。我见到他的妻子。她曾是他父亲的妻子。她当时拿着肉、奶和我们送给她的东西，走出帐篷，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坑，把东西埋在里面，嘴里还喃喃说话。我问翻译她说什么。翻译说，她说，这是给阿塔刺的父亲合塔干的，是阿拉伯人送给他的礼物。那天夜里，我和翻译来到他家，阿塔刺正坐在帐内。我们带了一个人给他的信，信里建议他皈依伊斯兰教。写信人还送给他50个迪那尔、一些麝香和毛皮、2件衣裳，我们又外加了两件外衣、一些毛皮、绸衣和5件丝衣。我们把东西送给他和他的妻子，把信读给他听。他对翻译说：“你们回来时我才能表态。我会给你们的君主写信的。”（202A：2—14）

XVI 过了一天，阿塔刺召集了一些首领，商量放我们过境一事。其中有他们中最尊贵的人一答刺罕。他是一个跛脚独手的盲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连续商讨了七天。当时我们的处境岌岌可危。最后他们放我们过境。我们给答刺罕送了马鲁产的甲袍和两件料子（鞋料），给首领们送了外衣，也给了伊难。我们还给了他们胡椒、大麦和饼子。于是他们离开了。我们继续和商队一同前进（202A：18—202B：9）。

三

伊本·法德兰旅行记中有关古思人的记载对我们研究哈刺鲁、阿儿浑人有重要意义。

根据穆斯林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的《诸国之路》（约成书于930—934年）和伊本·豪卡勒的《各地形胜》（约成书于977年）的记载，十世纪早期古思人居住在中亚咸海北部地区，他们的东境抵达天山西端的白水城（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奇姆肯特一带）一带。哈刺鲁人在这里与古思人交界^①。哈刺鲁人和西部天山地区后来溶为阿儿浑人的其他突厥语部众，长期以游牧为生^②。伊本·法德兰关于古思人的描述，也大致反映了他们的情况。

这些游牧民“他们没有定居处，没有要塞。他们住在带棱角的突厥式的圆顶帐篷中，帐篷用牲口皮和牛皮带钉住，外面是羊毛毡”^③。他们饲养马牛羊，吃它们的肉，喝它们的奶^④。他们实行收继婚，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其侄得妻其后母。而长子又有优先权。他们认为死者要去天堂生活，所以将死者的日常服用器物随之埋葬，又杀了牲口，以便让死者乘骑。他们还按死者生前杀人之数，刻像置于墓上，认为这是死者在天堂的侍从。对照汉文史籍关于突厥、西突厥以至更早的匈奴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记载^⑤，我们可以认

为，十世纪上半期中亚的游牧突厥语部族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十世纪中亚的游牧突厥语部众和各个时代的游牧民一样，需要与农耕地区交换产品。从伊本·法德兰的记载看，他们特别需要纺织品，需要衣服。使臣们送给各位首领的礼品中最主要的是衣装，如甲袍、外衣以及丝绸衣物。普通牧民也重视农耕地区的纺织品，把它作为求婚时的彩礼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好的彩礼。他们还需要粮食。伊本·法德兰等人给他们黍。这种粮食在突厥语诸部生活的地区也有种植^②，但当地的产量恐怕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这也是使团送礼的内容之一。除了黍，使团还送了面饼。小伊难得到了包括面饼在内的礼物之后，在放使团过境时又要面饼，可能是因为穆斯林的面饼很好吃。此外，使团还送上了胡椒^③，既可供调味，又可治疗胃寒腹痛、呕吐；送上好吃的葡萄干和核桃，供品尝。伊本·法德兰说这些东西都是送的。当然它们也是游牧突厥语部众需求的和希望交换得到的。伊斯塔赫里在书中谈到河中地区的物产时说，河中的“棉布服装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运往各地”，作为交换，“从古思和哈刺鲁等周邻地区运来肉类”^④。穆喀迪西在《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约成书于955年，增补于997年）中列数河中等地的贸易产品时，讲到输往天山地区突厥语诸部的货物有棉花、衣物、装饰品等等^⑤。《喀什噶尔史》也谈到十世纪上半期河中地区运往阿图什（喀什北）的布匹、丝绸衣物、蔗糖和杂货，并说当地统治者对丝绸衣物和蔗糖很欣赏。

从事贸易的主要是河中地区的商人。《新唐书·回鹘传》记载，早在八世纪后期，大食的锦、绫等就运往了天山地区甚至更远的黠戛斯地区^⑥。但当时河中的商人可能是穆斯林，也可能是臣服了大食的河中粟特人^⑦。然而到十世纪，河中早已伊斯兰化，东行北往的商人也都是穆斯林了。

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贸易，穆斯林商旅的四处活动，早已使游牧突厥语部众对农耕文化有了广泛的认识。到十世纪上半叶，立国于中亚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进入自己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它版图广大，北抵咸海（控制了花刺子模），南括呼罗珊、昔斯丹，东越锡尔河，西迄里海，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王朝。它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布哈拉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和新波斯—伊斯兰文化兴起的基地。与萨曼接壤的哈刺鲁人、古思人等突厥语部族，进一步感受到河中穆斯林农业经济和文化的发达。这不能不促使他们更加渴望新的物质生活。据记载，喀什噶尔的老可汗（萨图克的叔父）对丝绸衣物和蔗糖很感新奇，年青的萨图克经常去阿图什欣赏穆斯林商队运抵的货物。古思的首领们对得到穆斯林地区的礼物，很感满意，甚至再次索求。一般的古思人则把得到的穆斯林地区产的衣物，作为订婚的彩礼。他们都表现出对穆斯林地区物质生活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和接触，使他们很自然地受到与那种物质生活溶为一体的伊斯兰教的影响。

萨图克在阿图什观看穆斯林商队的货物时，正碰上穆斯林商人们做晌礼。他很奇怪。穆斯林告诉他为什么要礼拜，又告诉他真主的99个美名。古思人在与穆斯林商人的交往中，看到穆斯林每每赞美真主、赞颂真主，表现出对真主的敬畏。他们虽然还不信仰伊斯兰教，但已在模仿穆斯林，口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他们也说“赞美真主！”“真主饶恕！”这种模仿经济发达地区风俗习尚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现代社会，也常常会遇上。

游牧突厥语诸部受到的伊斯兰教影响，起初是表面上的，他们的反应也是表面的。例如模仿穆斯林的举动。接下来，有些人可能会表示信仰，承认真主，宣布自己皈依了伊斯兰。但这种皈依还不固定，还会有反复。假如这个时候遇上某个重大的变故，新的意识、新的宗教观念就会固定下来。政治因素虽然明显，但基本的推动力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游牧突厥语部众的原宗教信仰。对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开始以前他们的宗教信仰问题，学者们苦于史料的缺乏，一直未能理出头绪。有的学者注意到《喀什噶尔史》中记载萨图克秘密皈依伊斯兰以后，老可汗强迫他参加修一座“偶像神庙”的事，猜测当时哈刺鲁等突厥语部族信奉的是佛教^⑩。另有人注意到穆斯林著作称他们是多神教徒^⑪。不过，即便有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信奉者，但就大多数游牧突厥语部族来说，恐怕还是像伊本·法德兰了解到的那样，信仰的是天——腾格里。突厥人信天，在突厥人自己的文献古突厥碑铭中和在汉文文献中都有记载^⑫。在他们视作神灵的山、水、树木等等之上，天是最高最重要的神灵，它决定一切权力和命运。所以游牧突厥语部众每遇难题或讨厌的事，就抬头求天，说出“唯一的天啊”这样的话。而且在他们眼里，这个最高的“天”是无形的。从信奉这个单一的最高无形的天转向信奉伊斯兰的“安拉”，并不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四

哈刺鲁和西部天山地区后来溶为阿儿浑的其他突厥语部族，他们的西邻是古思突厥人。通过伊本·法德兰旅行记中有关内容的研究，结合现在非常有限的直接有关西部天山的史料，我们认识到，公元十世纪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哈刺鲁和其他突厥语部族对伊斯兰的皈依，在其政治因素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力。

当时，中亚河中地区穆斯林萨曼王朝正处于最繁荣强盛时期。穆斯林商旅的广泛活动，使渴望与农耕地区交换产品的游牧突厥语部众，更深刻地感受到穆斯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这种感受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模仿穆斯林的习俗。在接受穆斯林的物质产品时，他们也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对新的物质生活的向往，受到多方面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加上原本信奉的天也是一种最高的无形的伟大力量，这些为西部天山突厥语部众大批皈依伊斯兰奠定了基础。据伊本·豪卡勒记载，在萨图克布格拉汗以前，天山的西端有一些哈刺鲁人和古思人等突厥语部族已皈依了伊斯兰。他说^⑬：

（法拉布的）苏特坎有讲经台（Minbar）。那个地区是突厥人的聚集处。他们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皈依了伊斯兰。古思和哈刺鲁中的一些人皈依了伊斯兰。他们是突厥人中强有力的部族。在法拉布、毡的、察赤之间，是肥沃的牧场。那里有一千帐突厥人已皈依了伊斯兰。他们住在自己的帐篷里，没有建筑物。恒逻斯是穆斯林与突厥人贸易之地。突厥人有一些堡垒，伊斯兰国家来的人由此进入哈刺鲁人的驻牧地，不能穿过那里。

有了这样的前导，待到十世纪中期政治变动的发生，西部天山地区的大批突厥语部众也就水到渠成地皈依了伊斯兰教。

从此，哈刺鲁人和后来溶为阿儿浑人的西部天山突厥语诸部进入了穆斯林的行列。待到成吉思汗兴起，哈刺鲁人和阿儿浑人因不堪西辽特别是乃蛮屈出律的政治、宗教压迫，主动投

向了蒙古政权。蒙古西征时，天山地区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当地人民欢迎蒙古人的到来，蒙古统治者也对他们另眼相待，委以权柄。所以东来的穆斯林中，哈刺鲁人和阿儿浑人的比例很大。

注 释：

①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附卷之三《姓名录》，可供迅速查检元代回回的族属。其所收既包括有事迹可考者，也包括仅有姓名、住地、官职者。

② 关于哈刺鲁人迁往西部天山的经过，详见拙著《突厥语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开始（八至十世纪）》（南京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的第一章。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内蒙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册，页86—88；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上册，页133—134。

④ 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见《元史三论》（人民，1985年）页229。

⑤ Dīvan Lughat al-Turk,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Dankoff Harvard, 1982—1985, Ms, 76.

⑥ 同上，Ms, 43.

⑦ Hudud al-'Alam, tr and. expl. by. V. Minorsky, London, 1970, Ch. 13, 15, 16, 17 and p.279 (Map V)

⑧ 《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⑨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图35。书中辨认有误，作者告知已改正为al-Balāsāghūni。另外，谷则斡儿朵与巴拉沙衮为同一城市。

⑩ 同上，图32—1。书中汉文按语对阿力麻里一词解释有误，作者告知已改正。

⑪ 《喀什噶尔史》的作者阿布·甫图哈·阿卜杜·喀法尔·阿勒玛伊·喀什噶里卒于伊斯兰历476年（1083—1084），他是当时天山地区一位较著名的学者。该书已佚，但有部份内容保存在十四世纪初成书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这部分内容的译文和我的研究见拙文《萨图克布格拉汗及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待刊）。本文引《喀什噶尔史》均见该文，不再注出处。另外，关于《苏拉赫词典补编》的介绍和译文，见拙文《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和第11期（1986年、1987年）。

⑫ 普里查克（O. Pritsak, 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 ZDMG, 1951）认为这是十世纪初的事，但我认为它发生在50年前言，详见拙文《萨图克布格拉汗及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

⑬ 贝鲁特版，1965年—1967年，卷8，页532。

⑭ 巴托尔德（V.V. Barthold）《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in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I. Leiden 1956）P99。普里查克，前引文，认为该年萨图克之子穆萨完成了整个喀喇汗国的伊斯兰化。

⑮ 普里查克曾多方论证喀喇汗王朝汗室出自葛逻禄（哈刺鲁），前引文是其代表作。西方学者大多有保留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国内学者如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魏良弢等则认为汗室出自回鹘。我的分

析见拙文《喀喇汗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合刊，1989—1990年。

⑩ 详见后文。

⑪ 伊本·法德兰旅行记首先通过伊斯兰学者雅忽特(Yaqut, 1179—1229年)为今人所了解。雅忽特在《地名辞典》(Mu'djam al-Buldān, 我用的是贝鲁特版, 1979年)中的一些条目下, 大段大段地引述了旅行记。1823年, 俄国阿拉伯学者С. М. Fraehn将雅忽特转引的文字辑出, 作了研究。这个文献开始受到重视。1923年, 在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阿里·利兹麻扎清真寺图书室发现伊本·法德兰著述的一个抄本, 虽不完整(缺少回程时的记述), 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伊本·法德兰旅行记的概貌。此后世界上许多学者竞相翻译、研究。我用的是苏联著名东方学家卡瓦列夫斯基(А. П. Ковалевский)的译注和马什哈德抄本影印件(Книга Ахмела Ибн Фадлана о е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на Волгу в 921—922 гг., Харьков, 1956)。

⑫ 有关伊本·法德兰及其旅行情况, 均参考了《EI》(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一、二版的有关条目。恕不一一注明。

⑬ BGA(阿拉伯地理著作丛刊, E·J·Brill, 1967)卷1, 页286—287, 卷2 页459, 510—511。前引Hudud al-'Alam, P286—297, 357—358。

⑭ 西辽曾试图将西部喀喇汗朝境内的哈刺鲁人迁往喀什噶尔从事农业, 引起哈刺鲁人的起义。说明到那时他们仍以游牧为生。

⑮ 这是雅忽比《诸国志》(成书于892年)中的一段话(BGA, 卷7, 页295)。

⑯ 同上, 295页。

⑰ 参阅林干《突厥史》第八章《突厥的文化和习俗》。

⑱ 前引雅忽比书页295说“突厥斯坦”的农作物只有这种黍。

⑲ 胡椒的原产地为印度。阿拉伯语、波斯语中的胡椒一词filfil(fulful或pilpil)就是来自梵文pippali(胡椒)。伊本·豪卡勒(BGA, 卷3)说这种胡椒是从法尔斯(伊朗西南)的尸刺夫转运世界各地的。

⑳ BGA, 卷1, 页288。

㉑ BGA, 卷3, 页324—326。

㉒ 《新唐书·回鹘传》“黠戛斯”条说, 黠戛斯的妇女“衣裘毛、锦、罽、绫, 盖安西、北庭、大食所贸易也”。“坚昆”条说, 黠戛斯(即坚昆)“乾元(758—760年)中, 为回纥所破, 自是不能通中国。……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即哈刺鲁)相依杖, 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 必往葛禄, 以待黠戛斯护送。大食有重锦, 其载二十骆驼乃胜, 既不可兼负, 故裁为二十四匹, 每三岁一餉黠戛斯”。关于这段史料所指年代的讨论见 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1987, P. 147—148和森安孝夫《增补: 回鹘、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后西域的形势》(《亚洲文化史论丛》8), 东京, 1979年)页202—204。

㉓ 参阅羽田明《粟特人的东方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卷6, 页409—434)的概述。

㉔ 普里查克, 前引文。

㉕ 雅忽比在九世纪后期说突厥语诸部是多神教(BGA, 卷7, 页295)。

㉖ 参阅耿世民《突厥文碑铭译文》(收入林干《突厥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年), 《周书·异域传·突厥》; 《EI》“Tangri”条(巴托尔德文)。

㉗ BGA, 卷2, 页511。

元代的回回人

杨志玖

一、回回一词的涵义

元代的回回人主要指元代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族人。阿拉伯（大食）人和波斯人在唐代已到中国。有些人已在中国定居，宋代继续流入，他们是回回人的先民，但当时不称回回人。突厥各族（包括突厥、回纥、黠戛斯、葛逻禄等）在唐代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有些还住在内地，但他们还不信伊斯兰教，也不称回回。只有到元朝，他们才称为回回人。

回回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成书于1088—1095年间）上，是回纥、回鹘的通俗化的转音，和元朝所称的回回一词涵义并不尽相同，但回回一词从此逐渐流通行通用。最初泛指回鹘以及中亚其它突厥族，最后（当在元世祖时）则专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人，而把唐宋时的回纥、回鹘称为畏兀儿（即今之维吾尔）人。同时，元代文人的著作和《元史》的一些传记中，又常把回回、回纥、回鹘三词交互使用，混淆了三者的应用界限。如《元史·阿合马传》说：“阿合马，回纥人也”这是把回回称为回纥。《元史·雪不台传》说：“扈从征回鹘，其主弃国去”则把回回称为回鹘。《元史·撒吉思传》说：“撒吉思，回鹘人”又把回鹘代替畏兀儿了。这些地方，要根据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否则容易混乱。例如，元代的诗人萨都刺是回回人，但由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是回纥人，因而至今还有人把他称为维吾尔人。其实，元代的畏兀儿人绝大部分还不信奉伊斯兰教，而萨都刺则又称“答失蛮氏”，是地道的穆斯林。

另外，元代有时也用回回一词泛指西域人或色目人，如《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九月一份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无论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还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如阿儿浑人、哈刺鲁人和一部分畏兀儿人则只称其本来部族名很少称回回人。这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回回人的东来及分布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后，即有不少回回人到蒙古来，其中以商人为多，也有一些军人投到他的帐下。如1203年，成吉思汗与克烈部长汪罕作战失败，退至班朱尼河，有一个叫阿三（即哈散）名字的回回商人正走到这里，遂即参加到成吉思汗军中（《元朝秘史》182节）。又有一个札八儿火者，是穆罕默德的后裔，雄勇善骑射，早已在成吉思汗军中，现在也在班朱尼河畔与成吉思汗共患难（《元史》有传）。还有一个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哈散纳，